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六十七回 魯見明貪賭竟輸妻

劉大人看罷，眼望眾官員講話，說：「既然如此，快些將惡人拿住。」說罷，一齊出了空房，帶領兵丁們各處裡搜尋，一找就找到個地窖子之中，趙通和陳三恍這兩個狗子，在那裡頭，他忍著呢！眾兵丁一見，說：「有了惡人咧！在這裡頭藏著呢！」說罷，一齊動手，將趙通和陳三恍打地窖裡頭掏出來咧。劉大人一見，趙通和他的管家陳三恍打地窖中出來，不由得無名火起。吩咐：「快些動手，將這囚徒綁上！」「這。」眾人一齊答應，登時把他主僕二人繩拴索綁。劉大人又吩咐，就將惡人趙通家的車套上一輛，打死的不算，將那活著的趙通、陳三恍，還有外面拿住的王虎和吳八，全都裝在車上。劉大人這才一同眾人出了趙宅，來到大門口站住。承差陳大勇一見，不敢怠慢，慌忙將他騎的那一匹坐騎拉過來了，扶持官爺上了馬。眾官員也都上了坐騎。兵丁們將那一輛車，團團圍住，出了沙河驛的村，這才逕奔江寧府的大路而走。

這清官馬上開言叫：「李老爺留神要你聽：今日雖然拿了惡棍，趙通勢力有人情。他哥哥，現在山西為布政，他又是候選一州同。倚財仗勢欺良善，昨日有，七人告進我的衙中。本府無奈又私訪，帶領承差人一名。不料剛到沙河驛，村頭遇見惡人趙通，手下的隨奴有七八個，有一個禿子也在其中。一個個，騎在馬上說又笑，他們都，奔了沙河驛中行。不料那個禿子認得我，皆因他時時討帳進江寧。」

將本府誑到他家去，不容分說，把我鎖在空房中。多虧眾位人馬到，就勢拿了趙州同。殺了惡棍除後患，此處的黎民才得太平。」游擊李龍答應：「是，大人的言詞理上通。」

說話之間來得更快，瞧見江寧一座城。劉大人，催馬一直把北門進，游擊千把後跟行。越巷穿街急似箭，不多時，來到大人的轅門在眼下橫。

說話之間，來到轅門。劉大人與游擊李龍，至滴水下了坐騎，眾官員在衙外下馬。清官爺走馬升堂，把趙通問了一遍。

趙通也不用夾打，盡情全都招認。為什麼惡人趙通招的這麼堅決？心裡想著：不過暫受一時之屈，少時必有硬勁到來，哪怕劉羅鍋子不依，所以趙通等心中都不大十分害怕。

且說游擊李龍等告辭劉大人，去周總兵的衙門交差不表。

再說劉大人，這才吩咐把趙通等收監，一面作了文書，詳報巡撫；一面修成本章，啟奏太上皇爺。皇爺將山西布政司趙順革職免究，說他不能治家，焉能治國？巡撫高賓；罰俸三年，說他失於覺察。然後在劉大人的原本後面，批了一筆：「將趙通等本處斬首示眾」。暫且不表。

且說劉大人接了御批，斬了趙通等，然後把告狀的老少七人和秀才張賓，全都傳了來，都跪在下面。劉大人就將拿惡棍趙通斬首的話，說了一遍。才要吩咐他們去各認產業，忽見打衙門外有一乘轎子，往裡而走。原來是趙通的妻子王氏，將杜媚娘送至府衙。杜氏雖被趙通搶去，並未失身，所以王氏將他送至當堂，聽劉大人的發落。

且說杜氏一下了轎子，見了他夫主張賓，夫妻二人抱頭痛哭。劉大人一見，座上開言，說：「張賓，這是你妻子麼？」張賓見問，向上叩頭，說：「大人，是生員的妻子。」清官爺說：「既然如此，你的冤仇也算報了。快些與你妻子一同回家，好生安分守己度日去罷。」張賓夫妻二人千恩萬謝，出衙回家。

那些個人，也是照樣而行，到趙通家各認其產，都不必細表。

劉大人退堂，也不用再講。

且說的是，江寧府宣城縣管，有一個黃池鎮。這村中有一個文秀才，姓魯，字見明，年方二十六歲，一生好賭。祖上所遺的產業，都被他輸了個精光。妻子焦氏，年方二十五歲，生得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。不但貌美，尚且是三從四德，詩詞歌賦，琴棋書畫，件件皆精。奶名叫焦蕙蘭。只有一子，年方五歲，叫魯廷義。公公早已去世，就只有婆母陳氏在堂。一家四口度日，暫且不表。

且說這黃池鎮中，有一個土豪，姓黃，叫信黑，家有敵國之富。要講他的勢力不可盛，橫行霸道，無所不為，無所不輸。

這惡棍，天生的真萬惡，橫行霸道了不成。倚財仗勢將人害，專把良民百姓坑。這一天正逢五月景，端陽佳節慶豐年。金陵原來是水池，龍舟鬥得大有名。黃信黑，帶領家人閒遊賞，江寧府，果然是水秀與山青。回來路過雙美巷，猛抬頭，瞧見個女子在路東。原來是，見明之妻焦氏女，因為找他的小兒童，所以才站在街門口。不承望，正遇土豪從此行。黃信黑，舉目留神看，打量焦氏的俏形容。但則見：烏雲巧挽仙人髻，發似墨染一般同。杏眼秋波花含露，鼻如懸膽正當中。兩道蛾眉如新月，芙蓉面上帶潤紅。兩耳藏春桃環配，腰如楊柳舞春風。小口櫻桃無言語，想必是，糯米銀牙在口中。玉腕上，兩個藤鐲明又亮，尖尖十指賽春蔥。往下瞧，金蓮未必有三寸，仔細看，穿鞋上繡半枝蜂。頭上是，碧玉簪兒別住頂，鬢邊斜插一丈青。身穿一件藍布衫，月絹單裙繫腰中。雖然穿戴不為貴，天生的，溫柔典雅動人情。黃信黑，正然看得正高興，忽見那，佳人翻身往裡行。這土豪，瞧罷正自發了怔，魂靈兒飛上九重空。嘴中的黏涎往下淌，目瞪口呆似啞聲。

半晌才還過一口氣，他的那，眼望家人把話明：「但不知，此婦是誰家的女？要你們留神細打聽。但得與我睡一夜，就死黃泉也閉睛！」黃信黑的言詞還未盡，有一個家人把話明。

土豪黃信黑有一個家奴，叫永興。這小子聞聽他主人的言詞，帶笑開言，說：「爺連這個女子也不認得嗎？這就是最愛賭錢的那個秀才——魯見明之妻。」黃信黑聞聽，說：「呵，這就是他的女人嗎？不承望小魯倒有這麼個好女人！」黃信黑說：「永興兒。有個什麼計策，將這個女人弄到我的手中，做一個姨娘，我賞你五十兩銀子，另外還把玉蓮那個丫頭給你為妻。」

永興聞聽黃信黑之言，說：「大爺，這有何難？魯秀才可是最愛賭錢的，只須爺回到家中，合一個局，把魯見明邀了來，贏他個三百兩二百兩的，下炕就和他要錢。他無錢給大爺，何愁他的女人到不了大爺的手內？」黃信黑聞聽永興之言，不由滿心歡喜。

黃信黑，聞聽家奴的一席話，不由得，滿面添歡長笑容，說：「此計大妙真不錯，事不宜遲咱就進行。」他兩個說罷不怠慢，一直的，逕奔自己的大門庭。穿街越巷急似箭，轉彎抹角快如風。霎時間來到大門口，主僕倆，邁步翻身往裡行。來至書房忙坐下，家奴慌忙獻茶羹。黃信黑，茶罷攪盞來講話：「永興留神要你聽：方才咱倆說的話，速去置辦莫消停。先到南街請唐五，後到北頭去叫趙洪。就說我有要緊的話，叫他倆，速速前來有事情。然後再到雙賢巷，去請秀才魯見明。焦氏果然要我手，今晚上，你就去，拉住玉蓮硬上弓。」永興聞聽心歡喜，邁步翻身就往外行。出了大門急似箭，逕奔南街走似風。先請快家子名唐五，又到北頭去叫趙洪。然後再到雙賢巷，去請秀才魯見明。不多時，永興把三人全請到，黃信黑觀瞧長笑容。

土豪黃信黑，一見三人來到，慌忙站起，帶笑開言，說：「三位請坐，今日咱們擲場子罷。這個局算我的，拿出五百銀來，贏了，拿著走；輸了，我的是三天的錢。」三人聞聽黃信黑之言，唐五和趙洪先就說話咧——他們是搭就的活局，快家子唐五說：「黃大爺，不瞞你那說，我是去了塊稻地，去了四百三十吊錢，明日就寫文書。」趙洪說：「這還有個十來間房。」

贏了，我就拿著走；要是輸了呢，寫個欠字給你那，我就要串房簷去玩去咧！」

眾位明公，他們仨這個話，激得都是魯秀才一個人。俗語說的好：「耍錢場裡出高漢」，這句話真真的不錯。魯見明家裡本無錢，他偏說有錢。黃信黑與魯見明住在一個村中，他豈不知他要不起這個局嗎？他不為贏他的銀子錢，他為的是要贏他的女人。眾位明公，要瞧起這件事來，這個錢就再不可要咧！

有個好女人，人家還惦著呢！這是玩的嗎？

且說黃信黑聞聽他三人之言，說：「既然如此，咱們就賭咧！」永興兒這小子答應。黃信黑說：「把色子、色盆子，還有牌子，全都拿了來！」「是。」小廝永興去不多時，全都拿了來咧，放在牀上。黃信黑一見，開言講話。

黃信黑一見開言道：「三位留神仔細聽：一根牌子是銀十兩，耍完了，按著牌子把帳清。」三人聞聽說「有理，黃爺的言詞理上通。」說罷他們不怠慢，一齊坐下就賭輸贏。他們仨打就的通通股，單賺秀才魯見明。快家子唐五擲得好，仰托高料果然能。秀才本是個眼子耍，連點兒他還認不清。四個人，從晚擲到三更鼓，一算帳，輸了秀才魯見明，紋銀輸了三百兩。黃信黑，眼望唐五又叫趙洪：「依我說咱們也歇歇罷，眼下就交五下鐘。」兩個走狗說「有理，大爺的言詞理上通。輸贏倒是平常事，明日我倆還有事情。」魯見明聞聽發了怔，腹內說：「這一哈喇了我個精！紋銀輸夠三百兩，家中那有許多的銀？三天要不能清此帳，黃信黑不是個省油燈。實指望贏他幾百兩，不承望，倒輸了個大窟窿！」魯秀才，默默無言自發怔，黃信黑開言把話明。他的那眼望秀才來講話：「魯先生留神要你聽：你輸的銀子是三百兩，明日送到我家中，短少分毫不能夠，成色要錯我是不容。」魯見明，聞聽土豪這些話，不由著忙吃一驚，腹內說：「信黑素日行霸道，就如惡虎一般同。我家中，那裡又有銀共兩？惹惱囚徒就了不成。」秀才思想打主意，趙洪開言把話云：說「大爺不必發急躁，事從款來慢慢行。我倒有個拙主意，未不知先生聽不聽？據我瞧你這光景，家中未必有現成的銅。我說這話你別惱，還不知大爺從不從？」秀才聞聽開言問，說：「趙大哥，但不知，有何主意快講明。」趙洪見問腮含笑，說「先生留神要你聽：既然你屢屢將我問，我也是為好息事情。依我瞧你家令尊嫂，歲數也算在年輕，倒不如賣與黃財主，三百紋銀一筆清。省得你添人又買柴米，添人不如減口，是一個真情。未不知我說的是不是，魯先生，你要掂掇酌量行。」魯見明聞聽長歎氣，說「大哥，留神聽我把話明。」

秀才魯見明，聞聽走狗趙洪之言，長歎一口氣，說：「罷罷，既然如此，還不知黃大爺應與不應？」黃信黑在一旁聞聽魯見明應允，不由滿心歡喜。他也就開言說：「魯先生，這如今你既然無銀子，把令正折與我，你聽我也無的說咧。論理可不值三百銀子。罷了，就是如此罷！永興兒。」這小廝答應，黃信黑說：「看筆硯過來。」「是。」不多一時，全都拿來，放在秀才魯見明的眼前。趙洪一見，先就開言，說：「魯先生，趕早寫一寫，天氣也不早咧。」魯見明聞聽走狗趙洪之言，無奈何，只得提筆在手，立了個親筆的賣字。黃信黑接過來瞧了一遍，慌忙收起，說：「魯先生，今日不是五月初八日？又是一個好日子。我明日接人就是咧。」魯見明聞聽黃信黑之言，說：「任憑尊意罷。」告辭而去。黃信黑給了唐五、趙洪每人十兩銀子，他們倆也各自回家，不表。

再說秀才魯見明，出了黃信黑家的大門，一路上提心吊膽，逕奔雙賢巷而走。

只見那，秀才見明忙邁步，逕奔雙賢巷內行。轉彎抹角急似箭，霎時間，自己的家門眼下橫。秀才翻身走進去，一直徑奔上房中。先見高堂陳氏母，然後再，去見焦氏女俊英。進門坐在竹牀上，魯見明，默默無言似啞聾。焦氏一見忙站起，帶笑開言把「夫主」稱：「想必昨夜又去耍。」

說話之間遞過茶羹。秀才一見心討愧，未曾說話臉先紅，說「娘子請坐我有句話，皆因是，萬般人出無奈中。昨日晚上我去耍，運不通，耍了一夜不能贏，倒輸了紋銀三百兩，三天就要把帳清。為夫的，萬般出在無其奈，將賢妻，賣與人家作僕從。就是本府的大財主，信黑黃爺大有名。」

到他家，穿的是綢羅紗與緞；吃的是，珍饈美味樣樣精。

一呼百諾人侍奉，強如跟著我受貧窮。」秀才的言詞還未盡，焦氏聞聽把魂嚇驚，好似頭頂三江水，猶如腳踩五湖冰，登時更改平常色，臉像金紙一般同。半晌緩過一口氣，「夫主」連連尊又稱：「奴與你，數載的恩情如山重，怎忍將奴一旦扔？」秀才說：「千錯萬錯我的錯，到而今，後悔不來總是空！黃信黑，五月初九就來娶，賢妻不去就了不成。土豪如何肯依我？娘子只當把我疼。」說著說著忙下跪，焦氏女，心中恰似滾油烹，慌忙用手來挽起，尊了聲「兒夫你聰明：不必如此發急躁，事款則圓是真情。」

秀才聞聽忙站起，其心討愧，搭搭訕訕往外行。魯見明，信步又入了賭博場，無有錢，在人家脖子後頭去打康燈。

按下秀才挨靠後，再把那，賢惠的佳人明一明。